

翁方纲藏宋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

90年代中，台湾朋友送我了一本书，名曰《宝藏——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选录》，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1987年重版印刷。不知怎地随手一翻，就揭到了清代著名收藏家、鉴定家翁方纲旧藏的南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刊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那一页，此本宋刻宋印，字俊体秀，纸白墨浓，版阔疏朗，斑斑朱印，铃满过火纸面，用一句话：“各卷前后，编铃印记，至无隙地”，光彩夺人之目，赞叹嘘嘘，令人一望永记在心。从那时起，快十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陆陆续续，直接或间接的接近了这部书，并且在今春我有幸拿到了这部书的残本。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广东、江西、山东学政。擅金石、谱录、词章、书法，著有《复初斋诗集》等。

翁方纲缘何称为“苏斋”？很简单，就是因为翁方纲家藏有这部《施顾注东坡先生诗》。这部书在翁方纲收藏之前，就久在名家手中递藏，流传有序。粗略梳理，可以看出：

明朝嘉靖万历之际，此书在锡山安国家藏。这锡山安国，在古代收藏家中，是非同一般的人物。别的不多说，仅清代安仪周《墨缘汇观》里著录的三部宋拓本《石鼓文》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这三部国宝级拓本今俱藏日本，今年五月间其中的先锋本、中权本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都是安国旧藏之物。

明末清初，此书落在常熟毛晋的汲古阁。

清初康熙间，商丘宋荦收藏。

乾隆间，谦牧堂揆叙收藏。

此书到了翁方纲家之后，翁方纲如获至宝，珍若拱璧，题其室名曰“宝苏斋”，自号曰“苏斋”。更让人慨叹者，每年逢东坡先生生日之时，翁方刚招集当时社会名流、亲朋好友，设坛公祭，同时也请出这部镇宅之宝，令众人一睹此书的风采，于是乎乾隆嘉庆之际的士人贤达，诸如桂馥等近百人，或题诗歌咏，或题跋盛赞，或题画添彩，全书各册，首叶末叶，护封扉页，或墨迹、或朱印、或丹青遍布当时名贤笔墨，盛况空前，于书林无有逾此隆宠礼遇者。

清末，此书辗转归湘潭袁思亮收藏，当时袁思亮在京为官，宅邸在西华门外，以万金之价得此书于汉阳叶氏，惊动京城。然袁宅未久不戒于火，藏书惨遭绛云之厄，袁思亮痛惜此书，几至以身相殉，幸家人拼死冒火抢救此书而出，此书各册书口书脑严重受损。此书过火而不毁，可谓天人不弃，如有神物护持者也！因之，此书成为有清一代书林中的神话，更加倍受士人景仰。

我初次接触到这部翁藏的《施顾注苏诗》是1999年在台湾。那年9月24日，我在台北经历了惨烈的“9、20”大地震之后，有幸去台北中央图书馆看书，当时由古籍部主任卢锦堂先生

陪同，按照事先开列的书单，多是“央图”的镇馆之宝，如宋乾道间公文纸印本李贺《歌诗编》、元至正资福寺朱墨两色套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宋理宗时期内府写本《宋太宗皇帝实录》等，其中就有这部《施顾注苏诗》。（此事可以参见《嘉德通讯》2000年第27期，拙作《震中观书》）。当我手触掌摩这部清代在士林间独领风骚的过火神物时，那怦动的心跳与屏气的鼻息，让人感到了那一刻什么叫激动。

1999年末，我有幸又接触到另一部《施顾注苏诗》藏本。因公司业务去江苏常熟，顺道瞻仰相国翁同和故居“彩衣堂”，在“彩衣堂”的大厅里，我看到了台湾严（一萍）氏艺文出版社影印的翁同和旧藏的《施顾注苏诗》残本，这部书是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景定三年（1262）郑羽修补本（此事参见《嘉德通讯》1999年第24期，拙作《常熟翁氏彩衣堂》）。至于这部《施顾注苏诗》，虽是影印的修补本，然亦可一睹其风采，赞叹不已。此生大幸者，2000年的千年之交，常熟翁氏藏书81种，经我过手从美国回归，度藏入上海图书馆，其中就包括这部修补本《施顾注苏诗》残本，是可谓缘分。

又是两年之后，既2002年末，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君，赠余其增订整理出版的《顾廷龙文集》，读及顾廷龙先生《读宋槧苏诗施顾注题跋钞记》始知袁思亮家难之后此过火本现存台北的情况，有引翁方纲记：

“凡存目一卷，诗三十卷（目下*、卷三*、四*、七*、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四、廿五、廿七、廿八、廿九*、三十、卅一、卅二*、卅三*、卅四*、卅七*、卅八*、四十一、四十二）”

读到处，我立即拿出台北中央图书馆编辑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核对，作上记号，其中，带星号者乃是现存台北中央图书馆，其余未知是毁是佚。既然不知下落，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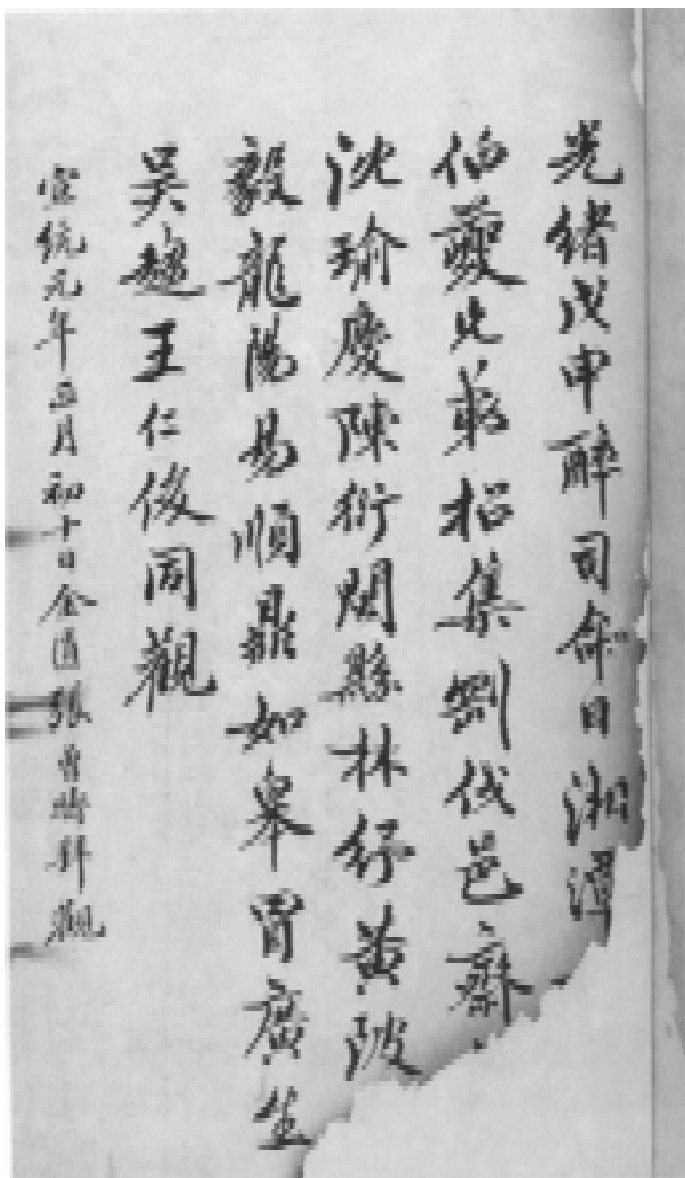


没有确切记载，那就不能肯定都不存在了，换言之那就存在着机会，从这时我就心存有希望，我何时能有幸遇到呢，我能有机会过手此书吗？天知道。

什么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不知道，但我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我在无意之间竟然拿到了翁方纲旧藏《施顾注苏诗》残本。那是2003年底，我间接的听到消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东方图书馆最近接受了一批中国古籍书，据说是民国间著名藏书家之物，此事引起我的注意，立即与本公司上层领导汇报，希望能与伯克利大学联系赴美看书。结果，一天晚上，至少是十点以后了，王雁南总经理打来电话，说美国加州有一个重要的藏书家有藏书，叫什么“斋”，我说那“斋”多了，究竟是什么斋。当王总说出是“荀斋”时，我为之震惊了，这是七、八年来寻寻觅觅无数度，不敢奢求的“梦”。我在电话里告诉王总，您还记得当年的那本《文苑英华》吗？那就是民国年间号称“南陈（澄中）北周（叔弢）”两大藏书家之一的陈澄中“荀斋”的旧藏之物，太重要了。次日与王总见

面后，随即商定办理赴美签证，直面荀斋后人。

2004年3月间，我到美国加州旧金山，如约与荀斋后人相见，并看到了荀斋现存的所有旧藏之物。实际上，我对荀斋的藏书可以说早有了解。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工作时，就无数次聆听过前辈讲述50、60年代周恩来总理下令动用库帑，秘密购买海外的荀斋藏书的故事，也陆陆续续地看过一些北京图书馆现存的陈澄中荀斋旧藏。尤其是1990年前后，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影印出版“宋蜀刻唐人集”，陈杏珍先生请我写其中的两部文集后序，一部是许浑《丁卯集》，一部是《权德舆集》，可巧的是这两部书竟都是荀斋的藏书（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冀淑英先生、丁瑜先生。在那时荀斋藏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须仰视可见”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高大，包括总



理周恩来、文物局长郑振铎、王冶秋、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记者徐伯郊、等等。当然其中还一个神秘而位高权重的人物康生。当时国家高层的秘密从海外购回陈清华藏书的决策，其魄力、其决心，其胆识，留下了一段共和国保护民族文物文化财产的传奇故事，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到了1995年秋季，我到嘉德公司工作的第二年，我就有幸从香港拿回荀斋旧藏的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黄丕烈跋明刻本《铁崖先生古乐府》，回国参加拍卖。那时引我自豪者，我在续写着老一辈未完的故事。也是从那时我才知晓在外面还有荀斋的藏书，隐约之中我已经感觉到，我将与荀斋藏书有缘。只是由于这两部书已经有他人过手，而荀斋及其后人情形一时仍未能得到消息。

此时我坐在荀斋后人的客厅里，望着满桌箱匣，我习惯性的将注意力首先集中到那些开本巨大的书。了解古书者大多知道，上品宋本书，往往都是开本极大，所以“大本”最有“戏”，不然明代初年的宫藏印为何唤作“大本堂”？于是我从众多的藏书之中随手就挑出开本最大的书，翻开护封，跳入眼帘的就是瓷青封面左上一条熟悉的朱砂字迹，翁方纲手书：“施顾注苏诗”，我不禁感到兴奋，我竟然在遥距故土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看到这部令人梦寐以求的神物，这才是老天不负有心人，这也才叫做“绝”。

施顾注东坡先生诗

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

铃印：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太氏书画印、汲古阁、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毛晋、商丘宋荦考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听雨楼、翁方纲、覃溪读本、苏斋、翰墨缘、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荷屋所得古刻善本、英和私印、海山仙馆、藏之海山仙馆、潘仕成收藏金石文字之印信、曾在潘德畬家、德畬、梦庵、永宝用

题跋：宋葆淳、陈庆镛、易顺鼎、王仁俊、张曾畴、吴湖帆题画

此残本与台北中央图书馆藏者为同一部书，这本历代名家注释详尽，版刻精美，流传鲜见，誉称为宋板书的极品，且在此本上演绎了许多悲喜故事，成为清代士林名流莫不鼎拜的神物，并于清代、民国学术界、收藏界独领风骚的翁方纲藏《施顾注苏诗》，现在，终于为我所得，真可谓之“天假”！

回首这一切，仿佛从十几年前就命中注定了开始准备，为的就是今天“幸运”。

在美国加州，生生白云、莹莹蓝天之下，尽管景色优美，天高气爽，我在这里总觉着看这些中国传统的古籍善本极品，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究竟是什么滋味，一时也体会不清楚，当然这种感性的东西用理性的脑子也一时想不清楚。两天以后，当我在荀斋后人家里办理手续取书时，陈先生告诉我一段小插曲，昨晚他将邻居们请到家里，让他们来看这些书，并且告诉他们这是他保存的中国善本书，明日就将拿到中国去了。可是那些邻居的大鼻子洋人们，各

个不知所云，毫无兴趣。我听了之后，心中感到堵的慌，冤的慌。然而当我带着这部翁方纲藏《施顾注苏诗》万里迢迢回到中国北京，在办理入海关申报手续时，海关工作人员问，所携何物？余曰：古书。又问：什么版？对曰：宋版。那人惊诧瞠目，立即就来了精神，命曰：拿出看看。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了，中国时下凡人虽不能尽人皆懂得古籍板本，但就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听说是宋板书，竟然会有如此的兴趣，我煞时明白了，它在域外就是一本看不懂的书，而它在故土就是神，是中国人的精神。